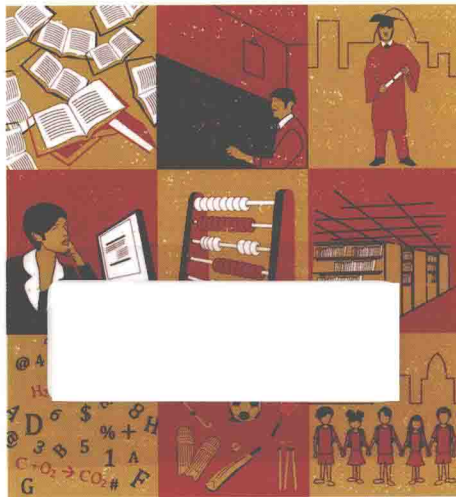


张创伟 著

西方学习型社会： 实践与原理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西方学习型社会创建的历史背景与实践内涵研究》（课题批准号：DKA120305）

西方学习型社会： 实践与原理

张创伟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学习型社会:实践与原理/张创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9-09790-0

I. 西… II. 张… III. 社会教育-研究-西方国家 IV. G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5655 号

西方学习型社会:实践与原理

张创伟 著

责任编辑/方尚芬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790-0/G · 1206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孕育西方学习型社会的背景	6
第一节 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阶段	7
一、商业资本主义阶段	7
二、产业资本主义阶段	9
三、全球资本主义阶段	12
第二节 全球化基础结构的影响力	14
一、“全球化基础结构”及势力	15
二、全球化基础结构的文化影响力	19
第三节 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	24
一、全球化对学习的影响	24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学习	25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正规教育	27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作学习	29
第四节 乌托邦人文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复兴	30
一、西方社会的乌托邦情结	31
二、乌托邦价值的新复兴	33
三、乌托邦的政治话语	35
四、乌托邦的教育话语	38
第五节 西方进步人文主义教育运动的底蕴	40
一、公立学校运动	41
二、“进步教育”和“社区教育”运动	41
三、协同效应	42

四、学习型社会概念的诞生	43
第二章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呈现	47
第一节 国际政治代理	47
一、世界银行	48
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49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51
四、欧盟	54
第二节 国家和地区的政策	58
一、英国的学习型社会政策	58
二、芬兰的学习型社会政策	61
三、学习型社会政策的地区实践	62
四、非政府组织宣言	62
第三章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教育运动	64
第一节 乌托邦原理下的教育倡议	65
第二节 欧盟主导终身学习话语	71
一、学习型社会回归	71
二、雇主倡导的终身学习	73
三、终身学习的经济理性	75
第三节 欧盟制定终身学习标准	79
一、欧洲资格框架的沿革	80
二、欧洲资格框架的资格认定	81
三、欧洲资格框架的质量保证	83
四、终身学习标准传播	85
第四章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城市/地区推动	89
第一节 从历史先例到纯真期	90
一、学习型城市/地区的历史先例	90
二、学习型城市/地区的增长	92
三、学习型城市/地区的纯真期	93

第二节 学习型城市/地区的试验期	96
一、“迈向欧洲的学习型社会”项目	96
二、开发学习型城市/地区的欧洲政策	99
三、经合组织和学习型地区	102
第三节 学习型城市/地区推进期	104
一、澳大利亚的学习型地区开发	104
二、CEDEFOP 和学习型地区	106
三、德国的学习型地区网络	107
第四节 学习型城市/地区的理解期	108
一、欧洲的学习型地区项目	108
二、学习型城市/地区的利益相关者评估	116
三、LILARA 项目	118
四、PASCAL	120
五、PENR3L——PASCAL 的欧洲网络	121
第五节 学习型城市/地区的整合期	124
第六节 个案呈现——英国的学习型城市建设	126
一、英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概况	126
二、格拉斯哥市	129
三、邓迪市	132
第五章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政治学原理	134
第一节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民主含义	135
一、民主的概念	135
二、民主的基石	138
三、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民主原理	141
第二节 个人自由与学习型社区	142
一、个人主义与自由	142
二、学习型社区	145
第三节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道德含义	146
一、道德理论	146
二、道德发展阶段	151
三、全球资本主义的伦理	152
四、学习型社会的伦理	153

第六章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经济学原理	160
第一节 基于知识经济的西方学习型社会	160
一、西方学习型社会的知识经济特征	160
二、知识经济成为可能的条件	162
三、知识经济话语下的终身学习	164
第二节 教育培训与西方学习型社会	166
一、教育培训和增长	167
二、教育培训的非物质利益	168
三、教育培训的个人收益	169
四、教育培训的企业收益	170
第三节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人力资本方法	171
一、教育的经济价值	171
二、西方学习型社会的人力资本方法	173
三、对人力资本方法的批判	176
第七章 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教育学原理	179
第一节 《学习型社会》的自由人文主义教育传统	180
一、以“派迪安”为原型的《学习型社会》	180
二、“派迪安”的实践	182
第二节 终身学习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	183
一、终身学习概念缘起	183
二、欧盟主导终身学习概念	185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理念	187
四、终身学习概念的多种定义	188
五、终身学习概念的关键特征	189
第三节 未竟的世界是终身学习的最高宗旨	192
一、学习是“自觉生活”的基础	193
二、未竟的世界是终身学习的最高宗旨	197
参考文献	200
后 记	212

导 言

尽管西方学习型社会的实践和理论都还处在发展之中,远没有结论可言,无论是理论推演还是经验证据都还颇有争议,但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一些基本观点已经成型,比如:它诞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西方自由人本主义教育运动和乌托邦思想复兴的交互作用,在实践上和思想上都受国际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的推动,而主导力量显然是欧盟;全球化又以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为基础,所以它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话语。虽然在实践推广中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但毕竟超越经济限制的人类完美社会是西方学习型社会的魂魄,因为原创概念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不再构成人类存在的第一目的。这种特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教育上都有所表达,它所承载的理想超越现实,西方学者认为它是必要的乌托邦。正是基于这个特点,学习型社会概念才会在众多社会概念——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开放社会、创业社会、网络社会、风险社会等——中脱颖而出。

学习型社会首先是教育的行话,所以它率先在教育领域内形成运动,其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富尔报告》(*Faure Report*)的发表。而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组织概念交相辉映,影响波及整个社会,且以地区推动的方式形成世界趋势,学习型城市/地区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依托。及此,学习型社会在实践上全面推开,学习成为社会的中心活动,终身学习演变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学习也不再只是教育家的专属概念领地,它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学习型社会所包含的原理俨然已超越了教育学的承载,学习型社会的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与教育学原理同样都是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原理。

一、西方学习型社会运动的历史背景

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无孔不入,以经济与技术为核心的“全球化基础结构”不仅影响国际关系,也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特质。它所培植的消费文化成为大众主流文化,这样的文化要求每个人不停地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倡导学习成为社会的中心活动。然而,应该意识到这种文化观对知识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它为维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西方文化有悠久的乌托邦传统,它不仅影响政治、经济,也成就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从这个角度理解,学习型社会是乌托邦人文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复兴。西方学习型社会不仅应该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还应该超越现实的困境和制度的陋习。因此,西方学习型社会具有乌托邦的维度,但它是“现实的乌托邦”,有深厚的西方自由人文主义教育实践运动积淀作基础。

二、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呈现

处于全球化社会不同位置的国际机构对学习型社会持有不同的政策立场,从世界银行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政策截然不同,但结果都对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前者更多地关注经济理性,后者把重心置于人本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世界合作,更倾向于修改全球基础结构的社会压力,它的政策始终坚守乌托邦的信念。欧盟则比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对国家政府起作用,因为它不仅是经济组织而且还是跨国政治组织。经合组织及欧盟对成员国都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但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色调不同,在历史上对新自由主义压力的反应截然不同。这种差异表现在国家的政策、法律文件之中,也在国家的教育倡议中。例如英国更多地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但芬兰更多地表现为人本取向。

非政府组织的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支持政府正常的民主过程,二是反对政府政策迎合全球资本的要求。

学习型地区的主动精神更多地源于本土和地区发展,尽管经济发展目标必然具有重要地位,但毕竟民主的潜力也得到了挖掘。

三、学习型社会的教育运动

以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富尔报告》发布为标志,学习型社会作为一

种教育实践运动登上西方历史舞台。该报告继承了早期终身教育作家们的乌托邦思想,不仅主张把学习作为社会的中心活动,而且提倡学习就是人的目的。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蔓延,这样的理想不再具有吸引力,也失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却情有独钟,因为经济发展是第一命题。到9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相反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德洛尔报告》(Delors Report)卷首写道: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聚焦个人和社会发展,通过学习来丰富人。至此,学习型社会重新归来,并且为欧盟所拥护,欧盟掌握了欧洲范围内的教育创新推广权,用就业问题取代了学习型社会,把成人教育作为中心议题,经济理性主导了欧洲学习型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欧洲,尽管不同的国家鉴于规模、历史根基、转型路径、经济成就、文化背景、民族成分、语言、宗教差异导致对学习型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多样性,但由于欧盟的推动,主流的、一致的和标准的概念逐渐形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认定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成果为根本目的的欧洲终身学习标准建立起来了,并且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由此,成就了教育实践和思想史上的伟大创举。

四、学习型社会的地区推动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全方位的术语,经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城市/地区的学习共同体,它的成就需要依托学习型城市/地区建设,越来越多的国家依托学习型城市概念来把学习型社会变成现实。学习型城市在西方源远流长,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是落实学习型社会理念的关键一步。西方学习型城市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古代期、纯真期、试验期、推进期、理解期、整合期,并且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学习型城市/地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政治、经济、社会、金融、环境、文化、教育和科技的混合体,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显得逊色。它的动力来自互相连锁的创新整体——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领导力发展、有效信息和沟通方法、庆典、重点调查和研究、良好的教育支持结构、持续改进策略、动机和所有权的学习、积极的公民权等元素。

第二,几乎没有真正达到学习型城市要求的地区。即使有很多地区宣布自己已达到标准,但只要粗略地调查就会发现其更多是虚华辞藻,许多倡议在资金撤回后就瓦解,很少付诸实施。

第三,持续变化性已被嵌入学习型城市/地区的发展战略之中,这意味着学

学习型城市概念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与学习型组织一样,学习型地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实体。

五、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政治学原理

西方政治理论家认为终身学习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而学习型社会概念提出者认为学习型社会的条件必须是民主政治。从现实层面上理解,政治行为特别是决策在教育领域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学习型社会概念在实践上正式登上西方的历史舞台后,无论是政策表达,还是教育运动,或是地区推动,都是政治力量居于主导地位。政治以民主为鹄的,但西方的民主是不纯粹的,正如它的教育不是本真的一样。

追问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政治秘密之前,需要考察它的乌托邦含义,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政治的“标语和愿景”,而非社会事实。因为,作为西方学习型社会建设背景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道德善的价值之上,而是建立在现代性的价值基础之上——自由、个性、理性和实用主义——它们既允许人们善,也允许人们亏缺善。所以,超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学习型社会在伦理价值上必须要有更高的标准。

仁爱是人类的基本伦理:这是唯一的善,它几乎包含了启蒙运动的所有道德价值,但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利的经典自由主义。在仁爱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拥有自由和关心他人,对整体的利益负责,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长、发展和实现他的潜能。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期待写照,尽管它是一种乌托邦,但还是具有现实意蕴,能让人们朝着它的标杆前进,或许这才能称作人类的进步。

六、西方学习型社会的经济学原理

西方的经济政策归属于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理性主导了西方学习型社会的主流话语,话语本身受到经济理性的强烈规范与控制。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教育运动还是地区推动,欧盟都居于核心控制地位,它不仅是终身学习标准的制定者,也是学习型城市项目的设计者。终身学习是欧盟目前最常用的概念,其用意是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在欧洲,终身学习被公认为帮助实现知识经济的方法,欧洲各国都把终身学习作为一种手段,借以使劳动人民继续被雇佣,避免遭受社会排斥。为此,国家倾注了大量的财力,让人们能在知识经济中贡献他们的一份力量。

他们虽然给学习型社会赋予了乌托邦的意愿,如“人人都是统治者”、“教育走进它的本来”、“学习就是生活本身”,但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教育在很多情况下被出卖、被殖民,成为工具而非目的。这是经济力量的本性,而非乌托邦的本愿。

七、西方学习型社会的教育学原理

就本质而言,学习型社会当然属于教育家的行话,因为学习是教育科学的内容。而且学习型社会概念的提出也首先来自教育行业,所以无怪乎很多文献综述集中在教育圈内,特别是与“针对所有人的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有关联的概念。

学习型社会概念的先驱们坚持自由人文主义原理,强调终身学习和自我实现。他们的文献中周而复始的是“自我目的”、“个人成长”、“个人快乐”、“完全教育”等学习概念。然而,那些批判自由人文主义原理的人认为他们过分地重视“自治个人”、追求他们的兴趣,并且这种教育的假设是所有成员都有相同的能力、平等的机会来从事自我导向学习和购买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及服务。他们对从经济资源到文化资本及时间获得上的不平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在经合组织和欧盟的主导下,学习型社会经典作家们的自由成人教育原理被逐渐修正为经济理性主导的终身学习。应该看到,终身学习是国家理性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它忠实地服务全球化经济活动。终身学习组成了一个特定的政策,它使得劳动力服从凯恩斯福利国家体系从未有过的灵活理性新形式……它代表了自我规范的新技术,使技术与发展、经济与技术变化之间的时滞最小化。不过,还是应该看到处于特定权力结构之中的终身学习有走向本真教育的可能性,因为欧盟主导的终身学习政策一直没有放弃追求学习型社会先驱们“世界大同”的教育理想,它主导的终身学习运动话语所包含的胚胎与以社会公平、政治平等为基础的进步解放运动话语息息相关。

第一章 孕育西方学习型社会的背景

基本上,西方学者们都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后期(late modernity)或后现代(post-modernity)的社会特征,尽管如此,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特征没有改变,它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经济机会。它创造了新的殖民主义,由于贫富之间的经济和技术鸿沟,贫穷国家比以前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这些彰显了全球化市场竞争的残酷性。^①

同时,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化势力助推下无孔不入,以经济与技术为核心的“全球化基础结构”(a global sub-structure)不仅影响国际关系而且也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特质。传统文化的真理价值观已被制造消费欲望的大众化享乐文化价值观所淹没。它所培植的消费文化成为大众主流文化,或许在有些学者看来这是“市侩的工具主义文化,只是代表对平庸的迷信”^②。这样的文化也倡导学习成为社会的中心活动,每个人不停地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然而,应该看到这种文化观对知识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它为维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服务。所以,全球化背景孕育的学习型社会不应该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还应该超越现实的困境和制度的陋习。

葡萄牙学者卡内罗(Carneiro, R.)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学习型社会的特点是乌托邦人文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复兴。卡内罗认为,经济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人文和社会的根本梦想。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想要走得更远,那么历史的终结将是有罪的。

学习型社会概念的原创者赫钦斯在其经典著作《学习型社会》中指出,迄今为止教育被限定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设定的框架之下,教育只是文化的一个

^① Wain, K. *The Learning Society in a Postmodernworld*,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p. 54.

^② Jarvis, P. *Globalisation,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59.

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所以显然是教育接受文化的支配而不是相反。不过赫钦斯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教育必将摆脱社会各方面的束缚而取得独立地位,承担起“完善人性”的职责,而不仅是富国强兵或谋取职业的工具。因此,教育应有功能得到发挥的时候就是学习型社会到来之时,在这样的社会中,文化主旨与教育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人性的完善,甚至连作为制度安排的教育本身也不重要,与之相应,学习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为了人性完善的学习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是赫钦斯学习型社会概念的最高价值,它具有乌托邦的维度,但必须看到它是“现实的乌托邦”(a realistic utopia),有深厚的西方自由人文主义教育实践运动作基础。

第一节 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阶段

根据贾维斯的理解,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商业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和全球资本主义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把资本增殖作为核心的价值标准,借此把人从群体中分裂出来,制造了基于个人主义而不是公有制的社会。在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政治、宗教和道德围绕资本形成独特的关系,如:商业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通过规范市场,产业资本主义兴起,制度宗教衰落,国家权力被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规范力量的减少。

一、商业资本主义阶段

以韦伯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新的现象,以他人付出为代价获得超额回报自古就有。例如在公元前8世纪,商人通过澳门港口进出中国,经过巴勒斯坦把商品带到中东和欧洲;这种贸易为商人赢得了大量的财富,在《圣经》中有对他们的谴责。《圣经·旧约》中的《阿摩司书》一卷中有这么一段:

悲哀!
那些在锡安山上安逸的人,
那些在撒马利亚感到安全的人,
那些处于国家机器中地位显赫的人,
那些要住进以色列房子中的人!

.....

悲哀！

那些躺在象牙床上的人，
那些在长榻上舒展四肢的人，
那些吃着羊群中羊羔的人，
那些在畜栏中笨拙的男人，
那些唱着空闲的歌曲的人；

……

主耶和華指着自己起誓……
我憎恨雅各布的骄傲，也憎恨他的要塞；
我将移交他的城市和其中所有的东西……
因为看哪，主所吩咐的去行，
伟大的殿堂必将被打成碎片。

这本预言性的书中有大量谴责富人奢侈生活的内容，而这种奢侈生活是重商资本主义的结果。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形式的贸易是先知和道德思想家被迫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以他人的付出为代价变得富裕？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阿摩司书》和其他文学书籍一样猛烈地谴责资本主义，以上帝的名义合理地指责那些应负责任的人。经济行为走到极端总会引起道德问题，起先是宗教而后是政府极力地控制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悖论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而这问题也总是居于社会道德的中心。

没有必要去探寻贸易利润开始于何时，或起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需要关心的是各种贸易形式与利润、宗教及变换的道德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的情况也并不完全是新的。启蒙运动以后，国家代替教会来规范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制度宗教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与之相伴的是对资本主义系统优点的讨论。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通过理性的经济行为获得利润，其形式多样，如贸易、高利贷、生产、地租、出售产品，因此它几乎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并总是以广大的社会支出为代价，使少数人获得财富。除《圣经》以外，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对早期的基督教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也有讨论。资本主义与道德系统的关系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非常古老。买卖、租用和借贷是对过去的持续，它们一直受着道德律条的控制，而这种控制由教堂实施，宗教改革前后的宗教观点没有大的出入。

但是,资本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是动态和复杂的。例如在加尔文主义(Calvinism)中同时具有两个“种子”: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严格的基督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责任、戒律和禁欲主义苦行;而基督社会主义期待在全世界建立新耶路撒冷,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区别在于前者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西方社会一直在努力合并两股相反的力量:个人的和社会的,尽管如此,它们都强调戒律和艰苦劳动。陶尼(Tawney, R.)指出:只有个人主义才有利于17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然而清教徒的禁欲苦行一直流行——特别在美国刚成立时。因为不同的社会派系把它们的兴趣及对社会实质的理解强加于其他成员,所以社会变化不是以简单线性的方式发展,对基督伦理的不同理解导致经济系统运作的不同方法。资本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会总是和谐的,慢慢地,教会的力量变小了。经过宗教改革,教会退化为国家的手臂,宗教的约束力量被削弱了。最后,市场从教会中解放出来,人们能脱离教会而制定法律。洛克(Locke, J.)写道:“上帝给了一个规则,借此人们管理他们自己,我认为没人会被粗野地拒绝,他有权利这样做……”^①

从此,上帝不再在与现实相关的人类组织行为中扮演权威的角色,民主成为当政者的权力依据。然而,不久之后,上帝却以财富的形式复活,他更快、更直接、更明白地对待祈祷者。财富成了“上帝”。

二、产业资本主义阶段

清教徒主义是产业革命的驱动力量,也是经济、道德得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没有变革,产业革命不会发生。启蒙运动改变了对知识的态度,并且激发了理解世界的不同方法,个人可以更加自由地、全面地和科学地理解世界。不值得奇怪,许多早期思想家出于宗教信仰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这导致了科学的增长,并使得技术在产业革命中得到发展,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型的程度加大,科学技术获得了主导地位。

然而,资本主义的动力没有变,在某些方面,产生财富的方法改变了:产业化生产导致财富大量地增加。另外,资本主义的运作条件大大改变。伴随着改革,教会的经济政治力量虽然损坏但没有摧毁,其力量运行变得更加复杂。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由此,这要求思想家对讨论中的议题概念化,例如,假若

^① Locke, J.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 Jarvis, P. *Globalisation,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83.

上帝不是人类行为和观念的源头,那么人类将是;但人类没有固有的观念,所有的想法必定都源于个人本身。而人是需要和他人相连的单独个体,互动必须受人为道德观念的引导。确实,道德观念的合法性反映的是当时的主流观念——理性、逻辑和实用。曼内特(Manent, P.)认为人类流行的道德信念是拥有权利和从事劳动:首先尊崇文化和价值的地位;其次公民与人权;再次是劳动。^① 在洛克的命题里,人最终由权利来定义,其中包括财产权。所以曼内特很容易得出结论:一旦人们接受人的法则,结果就是“人之城”而不是“上帝之城”——人通过经济理性和行为创造。所以问题就是,人能否创立“人的乌托邦之城”?人这样做有足够的知识和道德吗?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必须要这样做?人的目的是什么?显然,资本主义已经在财富意义上克服了西方基督教的限制,却没有从所处的宗教或伦理问题中解脱出来。当然,新耶路撒冷也许不会从天堂降落,但如果能创立这样一个乌托邦,它也许会在世界上诞生,确实,在经济社会,财富是许多人的终极目的,财富成为“上帝”。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比作拜物教,拜物教除了不平等外,没有教义——富人剥削穷人,通过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来获得剩余价值——技术越发达,人力越不重要,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大部分人变得不成比例地贫穷。所以,资本主义仍旧在道德上两难:它需要个人的差异和竞争来确保革新与增长,但为了发挥市场的功能,它也需要社会指令,虽然它是人为的而不是教义的。确实,人是由拥有的权利来定义的,但不依靠理性来使这样的声明合法化则是困难的,理性就此被奉上了敬拜的宝座。然而,洛克承认,尽管他的研究起始于个人,但不得不继续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为此,人类必须承认其相互依赖性——问题就转化为义务、道德与权利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此,社会成为一个需要人们互相呵护的礼物。

然而,人也是自由的,他是自己法律的制定者。但谁来使其合法化?一旦这个问题提出,人类就需要通过和平互动来制定契约和规范。契约的观点非常古老,源于上帝对人的约定。许多年以后,卢梭(Rousseau, J. J.)认为契约可以解决如下问题:“它可以保护公共权利和财产,同时,每个人既可以和他人相联系,又可以遵从自我,保持自由。”^②

^① Jarvis, P. *Globalisation,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85.

^② Rousseau, J. J.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in Jarvis, P. *Globalisation,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86.